

園子溫 鬼才導演 拋開情色 珍視記憶

日本鬼才導演園子溫的作品一向被標上「情色」、「暴力」、「病態」等負面字句，總是讓觀眾經歷一場又一場的視覺衝擊。不過，明日在日本上映的園子溫新作《耳語星球》，卻拋開了這些固有標籤，以凄美的黑白畫面，帶來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引用其受訪時多次的強調：「人的記憶才是最重要、最寶貴。」比起控訴科技的發達，他更期望大家對記憶珍而重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園子溫早前偕同演員妻子神樂坂惠來港，出席第4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接受了本報專訪。今年電影節除播放了他早期的作品《我是園子溫!!》(1984年)和《男之花道》(1986年)外，當然少不了最新力作《耳語星球》。《耳》片講述在遙遠的未來，機械人統治宇宙，人形機械派遞員洋子(神樂坂惠飾)，駕駛復古太空穿梭星球，為瀕臨絕種的人類派送包裹。

重溫期待的浪漫

電影設定在幾千年後的未來，與2012年執導的《希望之國》一樣，都用了核電廠爆炸作為題材，只是《希望之國》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耳語星球》卻完全沒有，僅帶出人的記憶是最重要這單一訊息。「現在科技已很先進發達，從此去推敲遙遠的未來，人類可能居住在宇宙。可掉轉頭想，當科技、人工智能愈強，人類愈弱時，什麼才是最重要呢？我反思後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回憶才是最重要的。」

園子溫續說：「我們現在用Skype、Line等通訊軟件很容易就能溝通到，大家喪失了期待的浪漫，所以藉着洋子派送包裹這過程，即使有點浪費時間，但也希望重新帶給大家熱切期待、心跳那種浪漫感。」戲中每派送一個包裹，等於奉上一份記憶，園子溫指每個記憶都是特別的，「與其說哪個回憶最有深意，我認為大家可留意片中311福島核爆受害者們的故事，他們表達出來的回憶很重要。」

也正因為想帶出懷緬人類回憶的感覺，就算《耳》片是部科幻電影，講未來故事，園子溫摒棄了色彩，改用黑白手法去表達，「我不覺得黑白會減低電影的力度，反而我很喜歡黑白的感覺，今後也會多製作黑白片。」

舊作沉睡廿五載

日本名導岩井俊二形容《耳語星球》是一部「感染五官，既漂亮又殘酷的電影」；日本男星齊藤工則

稱此片為「要在戲院好好感受的宏偉作品」。從他們的讚美中，會發現與園子溫形影不離的「情色」、「暴力」、「病態」等標籤都一一隱去，以為他收斂了，答案卻是「否定」。

「我早在25年前已寫好劇本，沒有作過任何改變，而是原原本本把當時寫的東西表達出來，算是回歸我的電影初期的日子。」他解釋道。25年前，他不是不想拍，可能電影不夠刺激，加上沒有人肯投資，所以它「沉睡了」，直到現在這好時機，才從「冬眠」中醒來，與大眾見面。

日片影響力下滑

束之高閣的舊作終可面世故然令人興奮，然而，回看自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園子溫有感以前的自己較為極端，「從第三者的視野去看，以前和現在的自己有很極端的變化，因為我不喜歡一成不變，亦欣喜自己這麼多年來的新嘗試，感受很深刻。」而在2011年下嫁園子溫，並自《冷血金魚佬》(2011年)起多次成為丈夫戲中主角的神樂坂惠亦表示，感受到丈夫的改變，「因為他很喜歡不同的東西，這種變來變去的風格是很符合他的性格。」

由1984年至今，園子溫執導的作品超過30齣，他直言：「我拍電影不是把它當是電影，我把它看作是一個藝術，所以我很喜歡看畫，如畢加索作品等等。」對於後輩們，他溫馨提醒他們不能一心只想著做電影，「這樣他們的視野會愈來愈窄，他們應該要吸受不同、各種各樣的知識和新事物，然後再表達出來，那才會好，絕不能一心只做電影、電影和電影。」作為日本影壇舉足輕重的一分子，他亦有感日本電影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雖然日本電影在亞洲及在世界上是有影響力，但變差了。今後我會繼續在日本拍電影，亦打算在其他國家嘗試拍攝，但我相信日本電影的發展會愈來愈好。」



■神樂坂惠在《耳語星球》飾演人形機械派遞員。



■園子溫和妻子神樂坂惠深情對望。陳敏娜攝



園子溫

出生：1961年12月18日；
日本愛知縣豐川市人；

17歲開始寫現代詩，20歲讀大學時拍8厘米電影，1990年自編自導自演首部長片《運轉車吐息》，經典作有《愛之剝脫》、《冷血金魚佬》、《戀之罪》等。

rofile

拒優待太太

園子溫 and 演員妻子神樂坂惠感情深厚，如孖公仔般，早前不但一齊訪港宣傳，在園子溫的電影中也常見到神樂坂惠的影子，如新作《耳語星球》，神樂坂惠飾演人形機械派遞員。她表示雖然是扮機械人，但因為擁有人形外表，只需要用人的角色去演，難度不高。

的確，比起在《戀之罪》要三點正面全裸或在《希望之國》演神經質懷孕婦女，今次《耳》片較易駕馭，問到是否事前要求輕鬆一點的角色？神樂坂惠搖頭說：「完全沒有，拍每一部戲，都是迎合丈夫的要求去演，只是今次角色較靜。」園子溫補充道：「一般人可能覺得她是我太太，我會特別照顧她，但事實剛好相反，正因為是太太，什麼都可以做，所以對她更嚴格，亦希望她可以演到比較激、難的角色。」他笑言：「這樣說可能有點殘酷吧！」神樂坂惠回應：「我不會介意，我只希望做到好的效果，所以沒有所謂。」

如果硬要說拍《耳》片有何困難，神樂坂惠指得悉要去福島取景時有點驚，「始終是女性，會怕，但知道事前有做足安全措施，工作人員會用儀器去檢查哪些地方的輻射較低，才去那兒拍，所以都安心。」

文：陳敏娜

周國清建聯盟 創平台 推越劇



■周國清分享其推廣越劇的經驗。張岳悅攝

第二屆「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最近剛剛落下帷幕，來自浙江的資深策劃人周國清也是與會人之一，現任浙江「小百花」越劇團藝術行銷總監的他帶著對越劇的推廣策劃經驗而來，期待兩岸四地文藝界構建聯盟，通過系統化平台交流訊息、尋求合作。

談起幾日的閉門會議，他笑說現場有八個字很特別，這八個字是「深思熟慮，暢所欲言」，隨即他解釋道：「閉門會議一方面有著嚴肅性，每個人都要帶着自己的想法參與討論；另一方面，所有想到的都要說出來。大家來自不同地域，立足點各不相同，對藝術創作本體、社會環境、觀眾、場地、資金等的了解也不同，交流有助於思維碰撞火花的產生。同時，我也看到港澳台的策劃人對內地充滿好奇和信心，也迫切想獲得來自內地的訊息。」

交流會議尋求合作

周國清堅信交流的重要性無可替代，他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浙江因要來香港文化交流演出而策劃了越劇《五女拜壽》，並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越劇演員，「交流結束後捨不得解散，於是就成立了『小百花』，香港真是『小百花』的福地。這次『小百花』作為文化活動的內容方前來，通過會議交流了解到港澳台有很多場地，可以通過訪問、巡演的的方式長期合作。另一方面，我們自己的越劇場地明年將正式投入使用，在這個角度，我



■浙江『小百花』越劇《春香傳》劇照。受訪者提供

們又作為場地方考慮未來如何邀約港澳台不同的藝術團體來浙江演出，明年的演出已經在策劃中。」他說。

他補充道：「西九龍在關注體系構建方面做得很好，但僅有會議和論壇遠遠不夠。我認為，兩岸四地及東南亞地區可以構建一個聯盟，將內容、場地、資金系統化，誠信度透明化，並可利用O2O平台快速傳遞信息，尋找合作夥伴。」

策劃青年文化活動

周國清生於溫州，2001年至2009年間曾任溫州鹿城區文化中心主任，其間相繼創意策劃各類大型公開活動及演出數百起，並首創「溫州大學生話劇節」、「溫州少兒電影節」等活動，在他眼中，年輕代表未來：「我現在的同事很多都是九十後，他們的獨特思維和年輕氣息時刻提醒我，不能停留在陳舊的思維和行為裡。我認為對一個策劃人來說，思想禁錮是行屍走肉般恐怖的事情。」

十幾年前的溫州，文化活動處於稀缺的狀態，而他所在的文化中心是一座集演出、電影、會議及娛樂性功能為一體的基層場館。他說：「在這種環境下，我發現年輕人的激情最能帶動社會的文化氛圍，他們敢在台上唱歌跳舞，甚至演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劇。於是，我便面向大學生、青少年策劃了一些話劇節、電影節，年輕人也會為我帶來一些自由向上、甚至無中生有的策劃想法，只要目標訴求是正確而充滿正能量的，自然就會有人追隨和支持。」

多種形式推廣越劇

周國清與「小百花」越劇團結緣，始於團長茅威濤攜新版越劇《梁祝》為在鹿城文化中心揭幕的「鹿城之夜」中外文化交流年表演。2009年他離開家鄉任職於浙江歌舞劇院，除為劇院策劃重大演出外，還先後策劃了上海世博會禮儀人員選拔活動、第三屆全國大學生藝術展演活動閉幕式、南京第二屆世界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陸游與唐婉》是今年澳門藝術節其中的重頭戲。網上圖片

系列文化活動等。2015年他受茅威濤相邀加入「小百花」任藝術行銷總監，於是便有了「小百花」今年的首屆中國越劇電影展、紀念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年的英國及歐洲巡演、保利全國巡演等系列活動。

談起「小百花」正在做的越劇電影，他認為是一種很好的紀念和推廣越劇的方式，他表示：「首先，電影將經典越劇放大，投放在大螢幕上面向更多的觀眾，是很好的推廣。另外，名角總有一天會老去，無法再次齊聚演繹經典劇目，所以電影也是一種收藏和紀念。電影的優勢還在於以影視導演的角度實景化製作，演員們可以走出舞台，將傳統越劇無法實現的事情變為現實。目前電影拍了《梁祝》、《陸游與唐婉》、《西廂記》三部，其中《陸游與唐婉》會參加本月澳門藝術節閉幕式。」

如何策劃推廣，才能使作為方言劇種的越劇衝出江浙滬，走到更多地區？他坦言方言是障礙也是優勢：「吳儂軟語是越劇的精髓，是必須堅持的部分。而另一方面我們會參考西方演出，在舞美、科技方面改進。電影是越劇推廣的重要部分，另外還有劇中道具飾物的周邊產品，例如《梁祝》裡的扇子、《春香傳》中的小鼓等，未來還會以茅威濤為主題做『小生這廂有禮』系列產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